



雪漫武陵染乡愁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黄大荣

2026年的第一缕晨光尚未穿透云层，渝东南武陵山区便被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雪温柔包裹。当第一片雪花轻盈飘落，这座藏在武陵山褶皱里的秘境，瞬间褪去了岁末的斑驳，换上了一身洁白新装。对久居此地的土家儿女而言，这场新年初雪，既是天地馈赠的祥瑞，更是乡愁最温暖的注脚。

清晨推窗，放眼望去，天地一片雪白。连绵的山峰如沉睡的玉龙，被厚厚的积雪覆盖得严严实实，原本青灰的岩壁化作琼楼玉宇，沟壑间的雾霭与雪气交织，恍若仙境。屋后的翠竹不堪积雪重负，低垂的枝丫上挂着串串冰凌，风一吹便簌簌作响，似在诉说着冬日的私语。沿着门前的青石板路前行，积雪没过脚踝，脚下发出“咯吱咯吱”的声响，这清脆的节奏，恰如时光的脚步，丈量着故乡的每一寸土地。远处的吊脚楼错落有致，黛瓦上的白雪与木墙的深褐相映成趣，屋顶升起的袅袅炊烟，在雾霭中氤氲成淡淡的水墨画，将“世外桃源”的韵味演绎得淋漓尽致。

行至山腰，万亩林海已是银装素裹。松针上凝结的雾凇如玉树琼花，阳光穿透林间，折射出七彩的光斑，落在积雪上，泛起点点银光。偶有山鸟掠过枝头，抖落的雪花簌簌

而下，惊起一阵细碎声响，而后山林复归静谧。这片被大雪守护的森林，藏着渝东南的生机与灵性——黄连棚上的积雪下，是历经5年霜雪滋养的名贵药材，在严寒中积蓄着力量；山溪冰层下，泉水仍在淙淙流淌，弹奏着永不疲倦的乐章。站在山垭口远眺，群山起舞，雪浪翻滚，凛冽的寒风中，仿佛能听见武陵山脉千年的回响，那是自然与人文共生的交响。

临近正午，村落里渐渐热闹起来。土家山寨的腊月本就充盈着年味，这场初雪更添了几分喜庆。村民们踏着积雪往来忙碌，杀年猪的吆喝声、打豆腐的石磨声、孩童的嬉笑声，交织成最动人的烟火气息。东家的大婶正掀开积雪，采摘园里的白菜，准备搭配石磨豆腐炖腊猪蹄；西家的大叔在火塘边添柴，火苗舔舐着锅底，烤红薯的焦香混合着苞谷酒的清香，在木楼间弥漫。孩子们早已挣脱大人的束缚，在雪地里堆雪人、打雪仗，通红的小脸上洋溢着纯粹的快乐，他们的身影在白雪的映衬下，如同一簇簇跳动的火苗，为寒冷的冬日注入了蓬勃生机。

午后的乡场更是年味渐浓。平日里宁静的青石板老街，此刻人声鼎沸，火红的春联、福字与皑皑白雪相映，构成了最鲜明的冬日图景。山民们从四邻八乡赶来，肩上的背篓里装满了山货，手中则提着购置的年货。酒馆里，几位老哥围坐一桌，一碟花生米、一碗河水豆花、一壶老白干，在雪花飘飘中举酒话桑麻，谈论着来年的收成与期盼。杂货铺前，土家少女正挑选着织锦的丝线，她们要赶在年前织好花鞋垫，送给心爱的人；小伙子们则忙着为丈母娘准备丰厚的礼品，脸上带着羞涩而真挚的笑容。这场大雪并没有冷却人们的热情，反而让团圆的期盼愈发浓烈。

暮色四合，回到家中，火塘早已燃起熊熊火焰。青石围就的火塘边，土家山民正围坐取暖，年迈的山民从火塘里扒出几个烤得

焦香的红薯，分给众人，烫嘴的香甜瞬间驱散了一身寒意。热情好客的土家山民在灶台边忙碌着煮夜饭，腊肉、血豆腐干、腊猪蹄等特色美食陆续端上桌，柴火的清香与食物的香气互相交织，香气四溢，让人垂涎欲滴。耄耋老人坐在老旧的木椅上，脸庞被火光照得通红，开始讲述那些古老的传说——从武陵山的由来，到先辈们的农耕故事，再到雪兆丰年的俗语，我们听得入神，那些故事如同种子，在火光中生根发芽。火塘边，绣花纳鞋的“嗤嗤”声与柴火燃烧的“噼啪”声相互交织，如一首醉人的土家山歌，构成了最温馨的乐章，这暖意融融的场景，是漂泊在外的游子最牵挂的乡愁。

夜深了，雪仍在静静飘落。卧窗听雪，飞雪敲竹的轻响、寒风摇窗的微鸣、家人酣睡的呼吸声，交织成和谐的夜曲。新年的第一场雪，不仅为渝东南披上了洁白

盛装，更唤醒了深藏心底的乡愁。它像一面镜子，映照出故乡的山水人文；它像一根丝线，串联起过往与当下的记忆；它更像一份馈赠，将吉祥与希望洒向这片土地。

雪漫武陵，年味染乡愁。这场2026年的初雪，是故乡最美的新年礼物，它不仅定格了山水的灵秀与静谧，更沉淀了最真挚的家国情怀。无论走到海角天涯，故乡的雪永远是心中最温暖的牵挂，那白雪皑皑的群山、炊烟袅袅的村落、暖意融融的火塘，终将成为生命中最珍贵的记忆，指引着我们在岁月长河中，不忘来路，不负归途。

忆昔峡谷满顽猴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梁光华

在南川、万盛经开区交界处，有个地方叫红岩大峡谷，长约30公里。孝子河沿着陡峭起伏的山形地貌，时而平缓流淌，时而咆哮奔泻，直到接近万盛城区，河床逐渐宽阔，有着一湾平缓地坝，几多绵延小丘……

本地人虽将这里称为红岩夹皮沟，但从天南海北迁居到红岩煤矿的几万矿山人，却将这里亲切地称为红岩大峡谷。从河谷到山顶，海拔大约300米。峡谷沿线少有平坝，到处是陡峭山坡，突兀崖壁。峡谷植被茂密，大多为竹子、松木、灌木、栗树等。在那些湿地沙滩里，疯长着

大片大片的巴茅草，偶尔可见粗壮的黄葛树。春秋更迭，无数的岩花、火辣、野果……纷纷观影频现，争宠时光。

孝子河西岸属于石莲镇与金桥镇管辖，东边属南坪镇与丛林镇地段。孝子河西岸边那些平缓的山地间，偶见用泥土、木板、竹篾修建的吊脚楼。孝子河东边因为地势陡峭，几乎没有人家，但东边向上经过百米的陡峭地势后，半山腰居住的人家很是稠密，例如丛林镇的砖房村、释道寺，南坪镇的龙井湾、张家湾等地，都是人烟密集的山村。

虽然峡谷海拔落差大，但两山直线距离只有两三公里，有的地方甚至相距可能也就几百米。孝子河东边有乡亲办喜事，往往就站在山巅扯开喉咙喊，对岸亲戚就能接到赴宴的盛邀。但真要来往一趟，就得先下陡坡、过急流，再爬山坡、登高地，一趟往来，早上出门，归家路上已是星星点灯，皓月当空。峡谷两岸的乡亲，总会利用赶场天将自家种植的蔬菜、粮食、土产，肩挑背扛往来于几个乡镇的集贸市场，以换回家庭急需。

为了方便峡谷两地乡亲来往走动，这里先后修建有陡溪桥、高寿桥、二郎桥三座古桥。

陡溪桥建于清道光三十年（公元1850年），为东西走向，桥楼为穿斗式结构，重檐歇山式屋顶，桥长39米、宽3.4米，桥面至水面5.6米，两个桥墩，三孔结构，每孔跨度11米，桥墩上还有一些雕刻作品，桥栏高1.2米，当时取名为“石塘桥”。清同治三年，该桥重建，更名为“王成

桥”，后来民间误传为“玉成桥”。当然，因为这里山高林密，水急坡陡，所以又俗称“陡溪桥”。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，被公布为南川区文物保护单位。

距离陡溪桥上游大约三公里的地方，有一座与陡溪桥结构样式、长短宽窄几乎完全一致的廊桥，叫“高寿桥”，建设时间大约也在清代末期。

从陡溪桥步行约1公里，要攀越“母猪沟”这一险峻沟壑。过了这段险路，可见一处呈S形的沟壑，谷底是一汪10多米深的幽潭，四周是几十米高的峭壁悬崖，这个地方就是“母猪塘”，当地人也称“文老湾”。几十年前，居住在南坪镇龙井湾的小男孩们，往往会成群结队来到“母猪塘”，站在10多米高的悬崖上跳水，彰显大山孩子的勇敢。现在还有一些耄耋老人回忆，那些年因为跳水、游泳，又或者钓鱼、探险等，让好多小伙伴不幸遇难，以至于几乎所有家长都不允许孩子们前往“母猪塘”……

再往上游不远就是雄伟壮观的高寿桥了。据当地老人讲，上世纪60年代，一位路人因路过高寿桥时遇上大雨，加上天寒衣薄，就将搭在桥上栏杆晾干的红薯枯藤抱来生火取暖，结果一不小心将这座修建于清光绪年间的古桥烧毁。后来此桥虽然得以重建，甚至再后来政府还在龙洞扁煤矿附近修建了便民小径，但这里已经不是交通要道，不需要乡亲们费时费力在峡谷河道通行。曾经远近闻名的高寿桥从此隐藏在高岩头河底，逐渐淡出人们视野。

至于更上游清代末期修建的二郎桥，规模要小一些，因地理位置，还常有人走动。

红岩大峡谷曾是野生动物栖息的天堂，豹子、野猪、山羊等常出没于此。曾居住在南坪镇龙井湾的向光芬、李主容等回忆：“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我们都只有10来岁，这里出没的猴子密密麻麻，数都数不清。成年猴子高度在四五十厘米，小猴子则只有十几厘米高，那些猴子通身为黄色。”根据她们的描述，估计这群猴子属于猕猴种类。

猴群活动范围一般在孝子河东岸高岩头至红岩煤矿塔岩沟一带，直线距离15公里左右，猴群活动的中心在“母猪塘”。那些年，每天都有大批猴子在“母猪塘”戏水。再后来，猴群开始与乡亲争夺资源，它们成群结队来抢乡亲种植的玉米、小麦、高粱、红薯、瓜果……为此，附近每个村社都要安排专人驱赶猴群。这样的状态持续了10多年。本世纪伊始，有人在911库、陡溪桥等地方，偶尔看见孝子河东边悬崖密林间有猴子出没。

随着城镇化快速推进，世代居住在峡谷两山的乡亲们陆续进城，红岩大峡谷那几湾几坡开垦的田土，很快就荒草密布，藤蔓四沿了，野猪、野兔等不少食草动物也再次光临峡谷繁衍栖息。

